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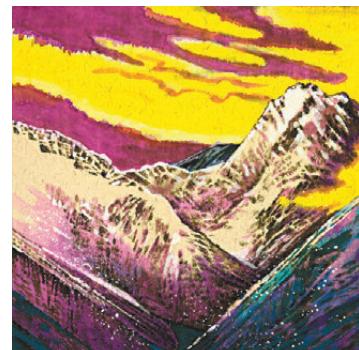
趙之境 (原名趙志華)

跨界與回望(二)

我的個展開幕以來，承蒙各界友人厚愛，收穫諸多關注與討論。借此專欄，我想以創作者的身份，談談這些作品背後的思考——這也是我這些年行、生活、內化於心的軌跡。作品中呈現的「國際化語言」，是我自覺的追求。這種語言來自我在這座國際大都市的切身生活感受，而不是刻意模仿西方當代藝術，香港的包容性是每天在港鐵裏、街角處、展覽中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錯、對視、沉默共處的日常。這種多元交織的環境，潛移默化地改變着我的視覺思維。

水墨傳統講求筆墨意蘊，但當我站在這裏的高樓之間，看見玻璃幕牆反射的雲影與傳統街市飄散的炊煙重疊，我感到一種新的視覺結構在湧動。我的嘗試，便是將水墨的流動性、透明性與都市的幾何感、層疊性相融合。我的視野，因這座城市而真正走出了草原，走向了一個更開闊、也更複雜的精神世界。

我作品中的「文化雜糅」，源於三種文化在我筆下的共生。我來自內蒙古草原，血液裏流淌着遊牧文化對遼闊與自由的渴望。然而在香港，我深刻體驗到的是一種「文化雜糅」的日常。我的畫面中，常常出現草原的蒼茫意象、英國管治時期建築特有的形態線條，以及當代都市裏絢爛的色塊。這些生活與記憶的拼貼，是我作為新移民精神世界的真實投射：對故鄉風物的記憶是深刻的，但對眼前這座充滿歷史痕跡和現代性衝擊的繁華都市，我也抱有真誠的包容與接納。這種「駁雜性」，恰恰構成了我情感的完整性。因此，我常說我的畫不是「自然的風景」，而是「精神的風景」。觀眾在畫中看到的斑斕



●《凝固的詩篇》之二紙本設色 50cmx50cm. (2025年)

作者畫作



孫翊倫

歲暮水仙香

入了冬，書房朝北，終日不見什麼日頭，陰翳翳的，那盆水仙，便是在這樣一個下午，被我從屋角請了來的。其實也說不上「請」，不過是見它那蔥綠的葉鞘裏，已努出鵝黃的花苞，心裏一動，想着：該讓它見見光了。

這水仙，是半月前從菜市口一位老嫗的擔子上買的。鱗莖不算飽滿，裏着層枯褐的皮，像幾頭蒜。拿回家，尋出一個開口的舊瓷盆，盛上清水，墊幾顆雨花石，便算安了家。起初並不怎麼理會，只記得隔三差五地添些水。它兀自地抽出葉子，一根、兩根，疏疏朗朗地立着，將那點生意，靜靜地漫漶到滿屋的清寂裏。

今晨走近一瞧，哟，竟有一朵悄悄地開了，開得也是靜。六片瓣兒，薄薄的、潤潤的，若有若無的黃暈開了，從瓣根向瓣尖，漸次地淡下去，直到邊緣，便成了水一樣的瑩白。花瓣圍着中心一個淺淺的盅，盅裏托着三兩點鵝黃的花蕊，小得惹人憐愛，花是單瓣的，卻因此更見清骨。葉子是修長的，簇擁着花莖，綠得沉靜，襯得那幾朵白花，愈發素淨得彷彿不食人間煙火。

我俯下身，將鼻尖湊近了。一股清氣涼絲絲的，鑽進鼻腔，瀰漫了室中那點因久不開窗而生的沉濁氣。那香氣涼涼的，古人稱它「凌波仙子」，實在是貼切。它確乎是水做的骨肉，連魂魄都是清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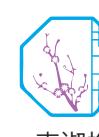
對着這花，不知怎的便想起祖父來。他晚年目力不濟，卻最愛在冬日侍弄水仙。用的也是這種樸素的瓷盆，清水養着。那時的冬日，祖父的書房總燒着一隻小小的炭爐，爐上坐着一把烏黑的鐵壺，嘴裏「噓噓」地吐着白氣。水仙就放在臨窗的條案上，映着灰白的天光。我常常趴在那條案旁，看他用一把小鏟子，調整水仙葉子的方向，或是用棉花輕輕拭去鱗莖上的水苔。水仙的幽香，便和着炭火的暖意，一同氤氳在那間小小的書房裏，構成了我童年關於「冬天」最安寧的記憶。

後來，那間書房也改了陳設。水仙的香氣，似乎便與那段時光一同被封存了起來。如今，在這異鄉的書齋裏，這偶然開放的一朵，竟像一把小小的鑰匙，「咔噠」一聲，打開了記憶那扇塵封的門。香氣依舊是那股子清冷的甜，可心裏湧上的，卻是一片溫熱的懷惘。

古人云：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」我倒覺得在這斗室之中，有一盆水仙，看它綻放，將一縷寒香，織進你年關的夢裏，這也便是冬日裏一份難得的福氣了。

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5年12月23日(星期二)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

車淑梅

有心有力的女廚神

件，哈，原來局長嫌太少，我說那麼我就將切頭切尾那一部分也給你好嗎？他說好呀！怎料旁邊的人都哈哈抗議，從此我們便成了朋友，不時有大型的節目都會互相支持，關係好好。」三姐一直強調「中國香港女廚師協會」終於誕生。滿有魄力和善心的創會會長三姐蕭秀香透露在新冠前已懷此心願，但因當時的時機包括財力人事和氣氛都未成熟而放棄了。新冠後再重提又怕人數不足，因為每間公司只有一兩位女廚師，但發覺女同業到中華廚藝學院去讀書考大師級的都大有人在，於是信心大增，嘗試為大家鋪排，各方反應熱烈，包括很多男廚師在內都舉手支持。

三姐人緣好，當然一呼百應，提起協會成立之時，台上星光熠熠，主禮嘉賓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、高永文醫生、張宇人議員等，三姐開心地笑了，「他們都是我的食客，之前我請教他們有關創會的意見，他們都表示大力支持。我說可以親身出現支持嗎？他們同聲說可以，於是我就盡請了。」

「梁君彥我先認識他的千金，至到他們計劃設立土瓜灣社區客廳的時候，想有人脈可協助他們組織這些扶貧的工作，我們見面一拍即合。在協會成立前我們已開設了社區客廳的培訓，教使用者如何做到便宜又營養的餸菜。另外，在老人軟餐方面我們都在考慮當中。」

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和前一哥蕭澤頤都欣賞我在無線烹飪的節目，那次總經理曾志偉通知他們想吃我的手勢，OK，原來他們愛吃豬大腸，我覺得可以讓他們每人試一



●(左起)「中國香港女廚師協會」會董張素芬、郭慧儀、副主席沈依紅、會長三姐蕭秀香，以及(右起)會董岑紫瑩和譚詠儀。

作者供圖



陳復生

平淡是福

近日飲食較清淡，聽從友好醫生的建議，盡量減吃煎炸燙焗——我們俗稱「熱氣」的食物，蝦蟹和貝殼類海鮮也在禁列，黃豆類食品不能幸免，其中包括我喜愛的豆腐、腐竹和豆漿，已日久未嘗，還有我最喜愛的朱古力。蓋較早前在醫務所做了一個食物敏感檢查報告，得出的建議結果。

當然，可以不聽從，但我抱着認真嘗試和尊重科學的精神，根據測試報告獲悉的引發敏感食品，已實行戒吃兩個多月。每天只吃雞蛋、水果、蔬菜，肉類包括蒸魚、瘦肉

(因我一向不吃牛羊)，有時少量蒸雞(因擔心多吃會燥熱)，碳水化合物如米粉、白飯、麥包，飲品以牛奶、綠茶為主，還有戒不掉的咖啡和紅茶。

竟然清減了3公斤，但見皮膚明亮，而且精神飽滿，在完全沒有任何鍛煉、運動和減肥節食的情況下，真有點意外。整個人頓覺輕盈起來，更可穿回曾經不合身的衣服，心情愉悦。

常言道：「小病是福！」當初漫不經意的敏感病徵，竟帶來意想不到的「健康」效果。據悉食物敏感也有時限和季節性的，會隨人的體



●久違了的燒味拼盤。作者供圖



路笑

二十年DJ的角色

2003年，我以製作助理的身份走進新城電台。第一份工是報交通——在控制室角落，對着咪高峰念出從運輸署傳真機吐出的路況紙條。那時電台仍是權威的聲音，每小時整點報道彷彿城市脈搏，而我們是傳遞脈搏的人。

20年過去，我從念稿的助理，成為掌管節目流動的高級執行監製。這條路，恰似電台自身的進化史。

千禧年初的電台，仍有濃厚的「殿堂感」。DJ是「唱片騎師」，擁有音樂話語權；直播室是密室，聽眾只能透過電話叩應短暫闖入。那是一種單向的廣播美學：我們播放，你們接收。

變化始於智能手機。當聽眾能在YouTube找到任何歌曲，DJ的音樂權威便開始瓦解。我記得大約2010年，有年輕DJ在節目中坦言「這首歌是聽眾推薦的」。那一刻，電台從「廣播」悄悄轉向「對話」。

社交媒體加速了這場轉型。DJ不再只是聲音，而是立體人格。他們在直播中讀出Instagram留言，用



百家廊

林鈞達

希望一直在路上

初識作文，應該是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記得那時寫了一篇「批林批孔」的小作文，交上去以後，卻不曾想被老師點了名，叫我上講台去念給大家聽，我戰戰兢兢地念完了之後，老師對同學們說：以後大家寫作文就學一學林某同學的吧。我不禁大喜，從此開始走上熱愛作文的路，我的小作文也經常很幸運地被老師點讚，甚至被張貼到級班公佈欄。

還別說，對於小升初、初升高以及考大學的升學考試作文，我不知道是否上天賜予我的天賦，還是我每一次都能走狗屎運，都一一被我蒙對了。

我的小升初作文是看圖作文，那是1978年的6月。記得當時是四幅畫，第一幅畫中間是一個小男孩，左下方寫了一個名字「小虎」，右上方是一個太陽。第二幅畫是一個老大爺拄着一根柺杖，身上還背着一袋東西。第三幅畫是在一座房子面前，小虎放下袋子，老大爺拱手作揖。第四幅畫是小虎來到一所學校面前，有一個女教師模樣的人在向他招手。我寫下來真的叫得心應手，如魚得水，一點難度都沒有，估計我的第一次升學考的作文應該是美美的吧！後來得知我的這一次語文考試得了85分，全校第一，公社第二，因此我升初中被公社中學——湖坑中學錄取了，其他同學卻留在村裏讀附中。

在湖坑中學讀到初三，語文老師一遍又一遍地複習作文，讓我們一篇又一篇地去寫，而他自己也一篇又一篇地認認真真地幫我們修改。快中考了，我總覺得還有一篇作文沒有寫到。忽然大腦中

閃現出「看圖作文」，我就急急忙忙地跑到老師的宿舍，愣頭青似地問起老師：看圖作文怎麼寫？老師被我問得莫名其妙，也是差不多稀里糊塗地跟我講解了一番。沒想到中考的第一天上午，語文考試真的出現了「看圖作文」，我的心裏一陣竊喜。在1981年的暑假，我如願以償地被縣一中錄取了，而我的很多同學則繼續留在公社中學讀高中。

上了永定一中，在學校的門口有一塊黑板，專門公布着一些好消息，誰誰誰被清華大學錄取啦！還有就是考上名牌大學、重點大學的校友們的來信，全文抄錄。張建東老師則因為一手好字而被一屆又一屆的粉絲們所叨叨着，念念不忘。

我最喜歡看的就是作文比賽或者國慶和元旦徵文的消息，因為那裏常常會有我的小名，即使優秀獎也會令我好幾個晚上睡不着覺。可是上了高二，語文老師似乎不太關注什麼比賽，更別說把我們的作文當作範文在班上念了，就連在牆壁上貼一下都沒有過。臨近高考時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起已遠離作文了。1983年7月7日，高考第一天，我一看到前面的選擇題要選六個答案，整個人都懵了，不知道從何着手，後面看到「挖井」的看圖作文，只能束手無策，乖乖地舉起雙手投降了。直到現在，我的高考作文是寫什麼內容，怎麼寫的，我都記不起來了。我的語文高考成績以68分(滿分120分)告終，連及格的份兒都沒有，慘死了，簡直丟死人了。

好在讀龍岩師專時，有一個學生會

會刊，叫《鳳凰》。因為地處鳳凰閣，所以取名，但我覺得很好，便常常投稿。記得我投的第一首詩，題目叫《梳子》，採用了比喻的寫法，當時朦朧詩在青年界很流行，我又學習了臧克家先生的《有的人》，結果被刊登出來，我的寫作興趣又被激發出來了。後來陸陸續續發了幾首小詩。我開始嘗試寫小說，把自己的經歷以及所見所聞都寫了進去，一個月多後，我送給一個編委同學看，卻一槍給斃了。但我沒有灰心，仍繼續學習，繼續探索，以至於後來經常不睡午覺都要看《十月》《小說選刊》等。

師專畢業以後，工作比較忙，但也經常會拿起筆寫一下突發的奇想。寫完了就扔在紙箱裏，很少去理它們。

最可惜的是後來因為工作調動搬家，那個紙箱不知道扔哪裏去了。我的青春啊！我的夢想啊！就這麼簡單地被甩了……

後來出現了QQ、博客、微信。

工作之餘，一點一滴的想法重拾開來，都記在裏面了，我的筆不再生锈了。2021年7月，我加入了永定區詩詞學會，開始學習寫近體詩，到現在是省詩詞學會會員了，還有幾首小詩被收入省市級刊物。2023年5月，我又加入了龍岩市作家協會。近兩年，我寫的散文開始在香港報章刊登了，喜出望外，感覺功夫不負有心人，努力就會被發現。

常言道：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。」寫作，一直在路上。愛上了，就得去堅持，堅持下去就有希望，因為：希望一直在路上。

學工程學院，在他協助下，港大校友會得以擁有永久會址，並在海外發展分會。曾任港大校友會會長的文洪磋商先生，兩位千金包括文綺真與文綺芬，亦分別擔任過港大校友會會長，一門三會長，堪稱佳話。

今年文氏宗親總會慶祝成立50周年，推

出了連串慶祝活動，包括8月舉辦寶安文氏七大房尋根之旅、11月舉辦50周年金禧晚宴；而由3月開始，更分別舉行了幾場「有你有我一起走」活動，分別參觀與文氏有關的地點，包括3月往自置會址所在的油麻地地區、7月往文正氣堂所在的元朗區，最新活動是12月13日參觀青衣車務控制中心。

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擁有高效且安

全的鐵路系統，對城市運作至關重要。港

鐵分輕鐵、重鐵，平日平均每日服務逾560萬人次。重鐵的10條路線全長234.8公里共

文公子手記

文公子

文公子

文公子

文公子

文公子

文公子

文公子

文公子

文公子

文氏宗親總會現屆會長文肇偉先生，公私兩忙，依然熱心會務。在他領導下，該會定出與時並進的目標，並積極擴展市區及女性會員人數。其父文洪磋商先生，積極參與創會事務，被選任為永遠會長，曾聯同三位文氏宗親捐款助該會自置會所，文肇偉會長可謂子承父業。文洪磋商先生1940年畢業於香港大

98個車站；早上繁忙時間營運228列列車。輕鐵則有12條線，全長36.2公里共68個車站。在香港龐大的鐵路網絡背後，運行的心臟就是位於青衣的港鐵車務控制中心，這裏配備了先進的監控設備及專業團隊，以確保每班列車都能按時及安全地運行。

感謝港鐵公司支持，派出同事作專業講解。

文公子當日所見，中心內的工作者人員，

24小時全天候監察每條路線的運營情況，與

站務人員和維修團隊協調合作。原來每節車廂內的監控鏡頭，都直駁控制中心，每條路線都有專人負責，時刻監控每列行駛中列車的

狀態、每卡車廂、每個車站以至每個角

落，一遇突發狀況就要即時處理，因此亦會

與不同政府部門例如運輸署、天文台、警務

消防等合作無間。港鐵以高效率聞名，控制

中心